

金庸

麦家文集

麦 家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解
密

麦家文集
麦 家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密 / 麦家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9.6

(麦家文集)

ISBN 978-7-5339-2867-4

I. 解… II. 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226 号

封面题签 蒋 频

责任编辑 冯静芳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张莹

责任出版 朱毅平

解 密

麦家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10 千字

插页 6

印张 9

印数 1-10000

版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867-4

定价 39.00 元(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解密》

2002 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
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第四届四川省文学奖
第六届成都市人民政府金芙蓉奖
第七届巴金文学院王森杯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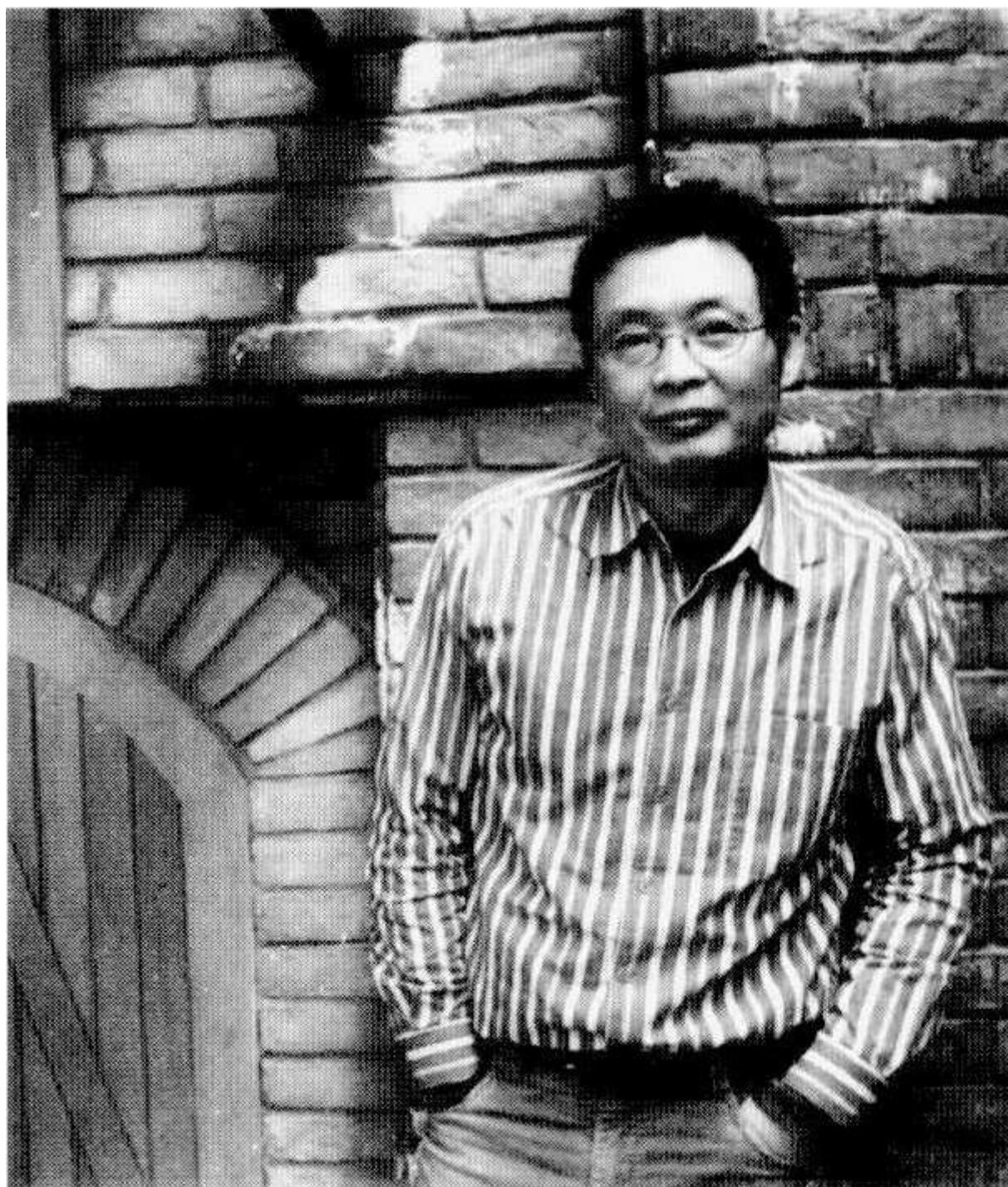
个人简介

麦家，作家，编剧。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曾从军17年，辗转六个省市，历任军校学员、技术侦察员、宣传干事、处长等职。1983年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7年转业至成都电视台任电视剧部编剧，2008年调任杭州市文联专业作家。

1986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中短篇小说集《紫密黑密》等五部，随笔集《捕风者说》等两部，电视剧《地下的天空》《暗算》（编剧）等近百集。

作品多次获奖：《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获中国小说学会2002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提名；《风声》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7年度小说家奖，《人民文学》2007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奖；《让蒙面人说话》获《小说选刊》2003—2006年最佳中篇小说奖；《两位富阳姑娘》获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度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

作家本人曾被评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进步最大的作家，第三届风尚中国榜·2007年度风尚作家，第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第三届电视剧风云盛典最佳编剧，四川省十佳电视工作者，四川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根据其同名小说改编和编剧的电视剧《暗算》一开中国特情影视剧的先河，深得观众喜爱。



作者手迹

军营。我在那里有幸结识了一群特殊的军人，他们是人中精灵，他们的智慧可以炼成金，他们罕见迷人的才华和胆识本该可以让它们成为名利场上的宠儿。但由于从事了特殊的职业，他们一直生活在世俗的阳光无法照射到的角落，他们的故事，他们的助情感，他们的命运，是我们永远的秘密。事实证明，我普通的智商和优秀寡断的性格根本又配做他们的战友。所以，不久情地我走了，正如当初我悄无声地去。然而，他们却再也没有走出我的内心。他们像我少年时代的一场单相思恋慕，因为神妙而变得更加完美，因为没有收获，反而成了永久的梦想，灵魂地盘踞于心间。时代在转眼间变得喧嚣，越是喧嚣，他们在我们心中的形象越是变得鲜明而亮丽。我知道，时代确实变了，但我相信他们没有变。他们不会变。他们不能变。他们依然是从前，依然是无名无利，却无私无畏。

总序

作家出文集，就像老姑娘出嫁，既是热烈期待的，又难免隐隐地不安。这是因为，老姑娘都知道自己的韶华已逝，作家呢，也都知晓自己的作品不可能篇篇华美，字字珠玑。带着与岁月相伴而生的印记（雀斑，皱纹，平庸的荷尔蒙，弹性减弱的肌肉）出阁，总不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事情，但是谁又能拒绝呢？拒绝吃糖是人的软肋，尽管都知道我们身体需要的是盐。

看看这次发糖给我的主人和时间，我似乎就更难拒绝了。主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时间是我在外漂泊快三十年后的返乡之初。我十七岁离开浙江，四十好几回来，在外待的时间够长够长的啦。我曾以为我都不会回来了，因为漂泊和距离曾是我向往的人生况味。我一直以为，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关注内心审美的人，远离故乡和亲人，精神上有点儿流离失所不见得是个坏事——这样你至少还有思念。写作不一定从思念开始，但一定从思念结束。也许可以这样说，由于对写作的痴迷，我成了我的牺牲者。也许还可以说，即便如此，我依然爱我自己。就这样，多年来我一直满足于以形而上的方式占有着我的大陆，我的故乡，我的亲情，直到屈指可数的几周前。

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一回来就给我糖吃。这颗糖显然不仅仅甜蜜了我的嘴，更甜蜜了我的心。我相信时间改变了我很多，但没有改变我和浙江的关系。也正因此，我才有缘初回乍

到就吃到这么大一颗糖。

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集，因为我没有把全部作品收进来。至少还有两册书的作品，觉得实在不忍卒读，我没敢收进来。这当然要减少我的版税，但也减少了我在饱尝甜蜜时的不安。其实，写作就是为了心安。其实不论是生活还是写作，沉重的肉身始终是我们的敌人，我觉得我应该学会抵制它。

麦家

2008年12月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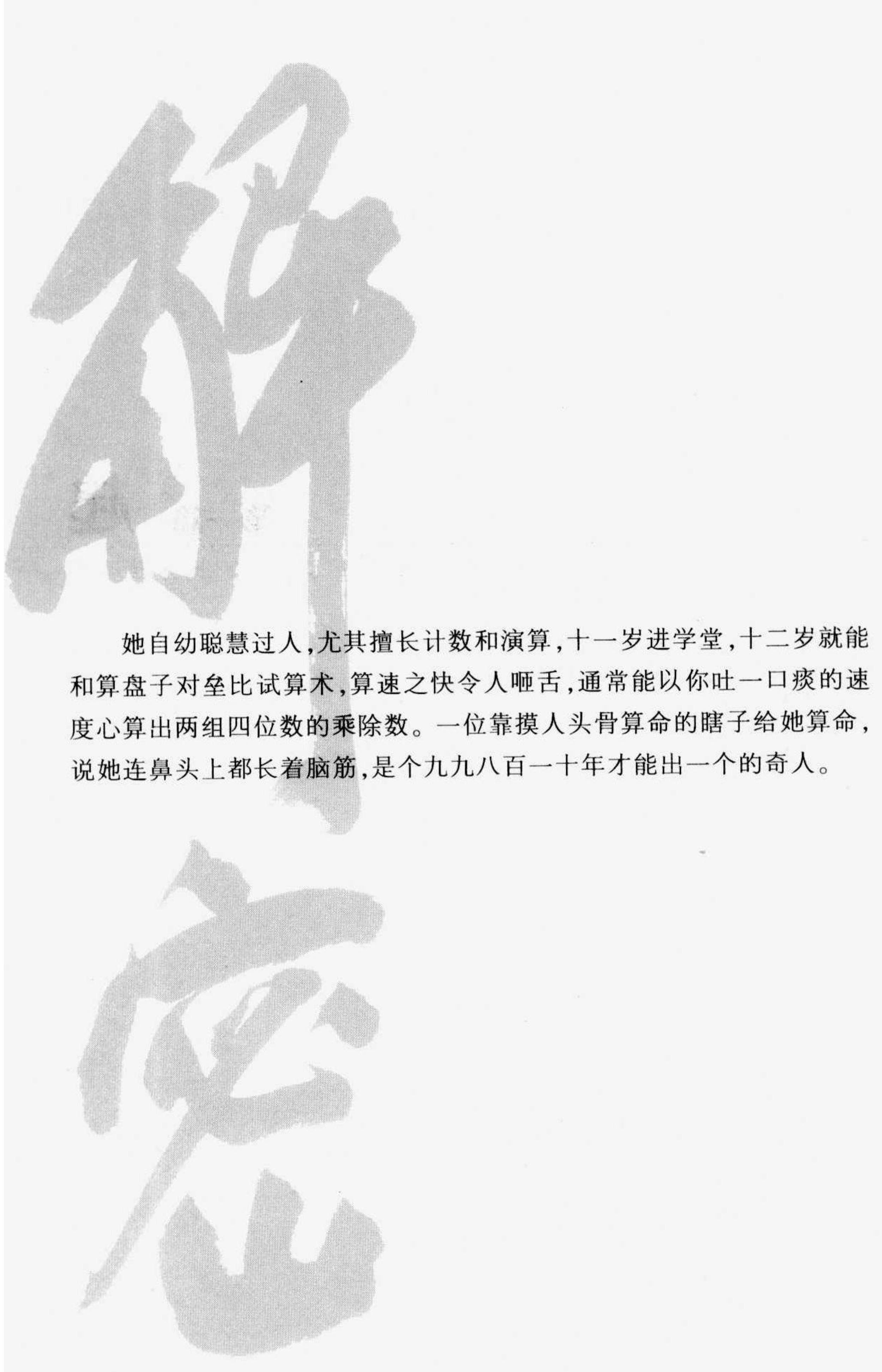
此序是我为文集的简装版作的，事隔几月，出版社欲推出精装版，对我不啻是个意外之喜。写作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孤独、虚无，甚至虚荣心也会变得越发之孤僻、不合时流。想一想，自己的书将用香纸和硬纸来装帧设计，我的感觉像这些书将变成成捆的钞票一样高兴。其实文章还是照旧地拙，换了扮相也不济用。说扮相，是彻底变了，包括书名都专门请了人，用了法度题写。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书法家蒋频兄，我俩是同一个祠堂长大的。这祠堂似乎是积了些阴德的，仅这几十年间便庇养出了数以百计的富人阶层和几十位厅、局长，还有一位将军，我们两个以字为生的人，也在各自领地里小领风骚。有趣的是，我和蒋频兄，两家相距不过一箭之远，两人生辰不过一岁之差，但居然一直不相识，直到几个月前。这有点神秘，仿佛那是一支后羿之箭，有天远的射程。世间确有一些事物奥秘难解，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字的一部分。2009年5月6日补记。

目 录

第一篇：起	／	／	／
第二篇：承	／	／	／
第三篇：转	／	／	／
第四篇：再转	／	／	／
第五篇：合	／	／	／
外一篇：容金珍笔记本	／	／	／
《解密》三记	／	／	／

第一篇 起

承 转 再转 合 容金珍笔记本



她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十一岁进学堂，十二岁就能和算盘子对垒比试算术，算速之快令人咂舌，通常能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心算出两组四位数的乘除数。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她算命，说她连鼻头上都长着脑筋，是个九九八百一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

01

1873年乘乌篷船离开铜镇去西洋拜师求学的那个人，是江南有名的大盐商容氏家族的第七代传人中的最小，名叫容自来，到了西洋后，改名叫约翰·黎黎。后来的人都说，容家人身上世袭的潮湿的盐碱味就是从这个小子手头开始剥落变味的，变成了干爽清洁的书香味，还有一腔救国爱国的君子意气。这当然跟他的西洋之行是分不开的。但容家人当初推举他去西洋求学的根本目的，不是想要他来改变家族的味道，而仅仅是为了给容家老奶奶多一个延长寿命的手段。老奶奶年轻时是一把生儿育女的好手，几十年间给容家添了九男七女，而且个个长大成人，事业有成，为容家的兴旺发达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她在容家无上的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她的寿命因为儿孙们的拥戴而被一再延长，但活得并不轻松，尤其是在夜里，各种纷繁复杂的梦常常纠缠得她像小姑娘一样惊声怪叫，到了大白天还心有余悸的。噩梦折磨着她，满堂的儿孙和成堆的白花花的银子成了她噩梦里的装卸物，芳香的烛火时常被她尖厉的叫声惊得颤颤悠悠。每天早上，容家大宅院里总会请进一两个前来给老人家释梦的智识人士，时间长了，彼此间的水平高低也显山露水出来了。

在众多释梦者中，老奶奶最信服的是一个刚从西洋漂泊到铜镇的小年轻，他不但能正确无误地释读出老人家梦中经历的各种明证暗示，有时候还能预见，甚至重新设置老人梦中的人物是非。只是年轻样的

子似乎决定他的功夫也是轻飘飘的，用老人们的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相比，释梦的功夫还算到门，但易梦之术疏漏颇多，行使起来有点鬼画符的意思，撞对就对了，撞不对就撞不对了。具体说，对前半夜的梦还能勉强应付，对后半夜的梦，包括梦中之梦，简直束手无策。他自己也说，他没专门向老祖父学习这门技术，只是靠耳闻目睹有意无意地学了一点，学得业余，水平也是业余的。老奶奶打开一面假墙，露出一墙壁的银子，恳求他把老祖父请来，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他祖父有足够的钱财，对金钱财宝早已不感兴趣，另一方面他祖父也是一把高寿，远渡重洋的事情想一想都可能把他吓死。不过，西洋人还是给老奶奶指明了一条行得通的路走，就是：派人专程去学。

在真人不能屈尊亲临的情况下，这几乎是唯一的出路。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在浩荡的子孙中物色一个理想的人选。这个人必须达到两个要求：一个是对老人孝顺百般，愿意为之赴汤蹈火；二个是聪慧好学，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把复杂的释梦和易梦之术学到家，并运用自如。在经过再三筛选后，二十岁的小孙子容自来有点胜人一筹的意思。就这样，容自来怀里揣着西洋人写给祖父的引荐信，肩头挑着老奶奶延年益寿的重任，日夜兼程，开始了漂洋过海、拜师学艺的岁月。一个月后的一个暴风雨之夜，容自来搭乘的铁轮还在大西洋上颠簸，老奶奶却在梦中看见铁轮被飓风吞入海底，小孙子葬身鱼腹，令梦中的老人家伤心气绝，并由梦中的气绝引发了真正的气绝，使老人一梦不醒，见了阎王爷。旅途是艰辛而漫长的，当容自来站在释梦大师前，诚恳地向他递上引荐信的同时，大师转交给他一封信，信上报的就是老奶奶去世的噩耗。和人相比，信走的总是捷径，捷足先登也是情理中的事。

耄耋之年的大师看远来的异域人，目光像两支利箭，足以把飞鸟击落，似乎很愿意在传教的末路途中收受这个异域人为徒。但后者想的

是,既然奶奶已死,学得功夫也是枉然,所以只是领了情,心里是准备择日就走的。可就在等待走的期间,他在大师所在的校园里结识了一位同乡,同乡带他听了几堂课,他走的意图就没了,因为他发现这里值得他学的东西有很多。他留下来,和同乡一道,白天跟一个斯拉夫人和一个土耳其人学习几何学、算术和方程式,到晚上又在一位巴赫的隔代弟子门下旁听音乐。因为学得痴心,时间过得飞快,当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家时,已有七个春秋如风一般飘走。1880年浅秋时节,容自来随异国的几十筐刚下树的葡萄一道踏上了返乡之途,到家已是天寒地冻,葡萄都已经在船舱里酿成成桶的酒了。

用铜镇人的话说,七年时间里容家什么都没变,容家还是容家,盐商还是盐商,人丁兴旺还是人丁兴旺,财源滚滚还是财源滚滚。唯一变的是他这个西洋归来的小儿子——如今也不小了,他不但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姓氏:黎黎。约翰·黎黎。而且,还多了不少古怪的毛病,比如头上的辫子没了,身上的长袍变成了马甲,喜欢喝血一样红的酒,说的话里时常夹杂着鸟一样的语言,等等。更古怪的是他居然闻不得盐碱味,到了码头上,或者在铺子上,闻了扑鼻的盐碱味就会干呕,有时候还呕出黄水来。盐商的后代闻不得盐味,这就是出奇地怪了,跟人见不得人一样地怪。虽然容自来说得清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在大西洋上漂泊的日子里,几度受挫落水,被咸死人的海水呛得死去活来,痛苦的记号早已深刻在骨头上,以致后来他在海上航行不得不往嘴巴里塞上一把茶叶,才能勉强熬挺过去。但是,说得清归说得清,行不行得通又是一回事。闻不得盐碱味怎么能子承父业?总不能老是在嘴巴里含着一把茶叶做老板啊。

事情确实变得不大好办。

好在他出去求学前,老奶奶有过一个说法,说是等他学成回来,藏

在墙壁里的银子就是他一片孝心的赏金。后来，他正是靠这笔银子立了业，上省城 C 市去办了一所像模像样的学堂，冠名为黎黎数学堂。

这就是后来一度赫赫有名的 N 大学的最早。

02

N 大学的赫赫名声是从黎黎数学堂就开始的。

第一个给学堂带来巨大名声的就是黎黎本人，他破天荒地把女子召入学堂，是真正的惊世骇俗，一下子把学堂噪得名扬一时。在开头几年，学堂有点西洋镜的感觉，凡是到该城池来的人，都忍不住要去学堂走走，看看，饱饱眼福，跟逛窑子一样的。按说，在那个封建世道里，光凭一个女子入学的把柄，就足以将学堂夷为平地。为什么没有，说法有很多，但出自容家家谱中的说法也许是最真实可靠的。容家的家谱秘密地指出：学堂里最初入学的女子均系容家嫡传后代。这等于说，我糟蹋的是自己，你们有什么可说的？这在几何学上叫两圆相切，切而不交，打的是一个擦边球，恰到好处。这也是黎黎数学堂所以被骂不倒的巧妙。就像孩子是哭大的，黎黎数学堂是被世人一嘴巴一嘴巴骂大的。

第二个给学堂带来声望的还是容家自家人，是黎黎长兄在花甲之年纳妾的结晶。是个女子，即黎黎的侄女儿。此人天生有个又圆又大的虎头，而且头脑里装的绝不是糨糊，而是女子中少见的神机妙算。她自幼聪慧过人，尤其擅长计数和演算，十一岁进学堂，十二岁就能和算盘子对垒比试算术，算速之快令人咂舌，通常能以你吐一口痰的速度心算出两组四位数的乘除数。一些刁钻的智力难题到她面前总是被不假思索地解决，反倒让提问者大失所望，怀疑她是不是早已听说过这些题目。一位靠摸人头骨算命的瞎子给她算命，说她连鼻头上都长着脑筋，

是个九九八百一十年才能出一个的奇人。十七岁那年，她与姑家表兄一道远赴剑桥大学深造，轮船一驶入浓雾弥漫的伦敦帝国码头，以赋诗为雅的表兄对着舱外的迷雾顿时诗兴大发，诗篇脱口而出——

凭借海洋的力量
我来到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大不列颠
浓雾包不住你的华丽……

表妹被表兄激越的唱诗声吵醒，惺忪的睡眼看了看金色的怀表，也是脱口而出：“我们在路上走了 39 天又 7 个小时。”

然后两人就如进入了某种固定的套路里，有板有眼地问答起来。

表兄问：“39 天又 7 个小时等于——”

表妹答：“943 个小时。”

表兄问：“943 个小时等于——”

表妹答：“56580 分钟。”

表兄问：“56580 分钟等于——”

表妹答：“3394800 秒钟。”

这种游戏几乎是表妹生活的一部分，人们把她当个无须动手的珠算盘玩味，有时候也使用。这部分生活也把她奇特的才能和价值充分凸现出来，由此人们甚至把她名字都改了，一口口地叫她算盘子。因为她头脑生得特别大，也有人喊她叫大头算盘。而事实上，她的算术比任何一只算盘子都要高明。她似乎把客家世代在生意中造就出来的胜算的能力都揽在了自己头上，有点量变引发质变的意味。